

《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叙》

王献堂遗作 骆伟辑录

本馆肇造于逊清末叶，湘潭罗顺循先生时提调馆务，悉萃藩库图籍文物来归。迨后高等学堂撤销，复取贮书入之，合以先后购置，凡得九万一千卷，就中所谓善本者，厘清廷旧颁殿版三十馀种耳。十七年四月，日照马氏亏公款十二万元，以藏书三百六十五种，归馆作抵，内多明清精本。越岁，余来馆中，月费较前稍裕，始广罗典籍，迄今已周八纪。凡唐人写卷、宋元旧槧、明清精刻及钞校稿本，都千七百四十六种，三万五千四百册。除内阁大库，若益都李氏大云山房、曲阜孔氏微波榭、聊城杨氏海源阁，收贮较多；新城王氏池北书库、德州田氏古欢堂、历城马氏玉函山房、诸城刘氏嘉荫榭、日照许氏攀古小庐、潍县陈氏十钟山房、高氏辨蟬居、海丰吴氏双虞壶斋，并明清南北各家，亦多有资取，要之十九为齐鲁故物也。去冬奎虚书藏落成，裒新旧典籍，得二十一万八千余册，别出善本，辟专室藏之。属鱼台屈君翼鹏、诸城隋君少亭、莱芜刘君子益，撰集善本书目，以翼鹏董其成。发凡起例，釐订版本，余亦时与其役。历半岁葳功，汇而署曰“甲编”。后此续收，将以乙丙循次标识，并拟撰著善本书志，详其版刻钞校。爰先以甲编问世，叙其端曰：图籍而言善本，古无是称也。两周简册，率以尺寸计长短，不以写校论媿恶。经史礼乐刑政诸书，类以大策书写，大策编而成书，名之曰典，字从册在六上，尊阁之，《说文》引庄都说，典，大册是也。左氏书言五典，即五帝之书，与《尚书·尧典》，均以经史写为

大册得名。《尚书·胤征》政典，《周礼》太宰三典，司寇六典，又王朝宪章，以大册名典者也。经史既写六册，故经籍亦曰经典，经者常也，因又曰典常。典皆大经大法，足为楷式，更演曰典型，其策复以载录礼乐刑政制度，故又曰法典，曰典章，曰典制。典为经正之书，更引申曰典正，曰典雅，雅即正也。书藏朝廷，而司以官吏，因其所掌为典，复引申曰典守，曰典司，曰典掌，曰典藏。典之册大，册大则字文行高，故曰高文大册。大则册重，因又曰典重。要凡名章崇贵之书，皆以大策书写，名之曰典而已。大册对小册而言，册大则策长，小则策短，西汉秘府所藏国策，本合各国记事策书为之，有以长策写者，有以短策写者，故中垒叙录，国策或曰短长，或曰长书，或曰修书，修书犹长书，指策长者言也，短长合短策长策言也。策既有长有短，凡名章崇贵之书，写以长策，猥俚寻常之书，则写以短策，《桓子新论》，小说家合丛残小语，以作短书，《论衡》又谓短书俗记，短书即以短策写成之书，知小说俗记，悉以短策誉缮矣。闾里小知之言，刍荛狂夫之议，出于稗官者，皆谓之说，故班志有“伊尹说”、“鬻子说”、“黄帝说”、“虞初周说”，说以小策校写，因又谓之小说。要凡短牍矮札，用录猥俚寻常之书，初不施于典重图史，其分为长策短策，本以判别尊卑，尊者长而卑者短，先古书制如此，正无善不善也。中垒父子，校书中秘，凡所勘定，其时类有四本，一为原书，据以缮校之底本是也；一为稿书，修定汗青之竹简是也；一为副本，录而留藏册府者是也；一为正本，缮而进上留览者是也。四者之中，写仇璜饰，都以正本为善，但论缮校，初不计岁纪早晚也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高祖取平陈所得太建时书，存为古本，纸墨不精，书亦拙恶，别召天下工书之士，补续残阙，缮为正副二本，藏于宫中，正以完整精写为善，不以古本为善。炀帝即位，秘阁书写五十副本，上品红琉璃轴，中品绀琉璃轴，下品漆轴，品以何分？志未

明言，证以旧程，亦就缮校纸墨，从而剖判优劣也。唐宋秘府藏本，类分正副，部别等第，率遵前修。《谷埽编》，王仲至书，有草传本，有清写本，有镇库本，镇库书皆写校精好，绢素装背，《宋史新编》称王氏书为善本者，指此也。《曲洧旧闻》，宋次道藏书，皆校三、五遍，人谓善本。《邵氏闻见后录》，李亨仲家有梅圣俞诗善本，世传多经欧阳公刊落，《攻媿集》跋《春秋繁露》，从潘景宪得一善本，合《崇文总目》八十二篇之数，是宋人所谓善本。一指缮校，一指完阙，绳与古谊，初实大同。宋建安刊本《尚书注疏》，后有牌记云：“魏县尉宅校正无误大字善本。”盖当时家塾业书者，亦以精校字大为善本矣。善本之在汉、隋、唐、宋、晋以时本论精粗，不以古本当球图。其所谓善，正有所以为善之实，古未必善，今未必不善也。妮古佞宋之风，肇于朱明，《朝野异闻》记严氏铃山堂藏宋版图笈至六千八百五十三部，子儋爱妾，且以易书，天水麟经，动轻性命。明清嬗易之际，汲古扬其波，绛云踵其烈，季、徐、曹、钱继之。乾嘉而还，益鬯宗风，百宋千元，竞事标榜。洎于近代，向之行于大江以南者，今则北地各省，亦成风尚矣。向之见于私家收藏者，今则公立图书馆，亦纷纷搜访矣。古槧益鲜，而坊价益昂，东西各国，更时时以巨资饵取，驯至天水数册，动市万金，断编零卷，亦成璠玕，究其所谓善者，类非古之所谓善也。古以写校衡得失，今以早晚计短长；古以撰述权低昂，今以奇秘钓高价，收人所未收，藏人所未藏，以此而炫世自炫，家累百万，出其十一，不崇朝而插架盈箱，以富藏名矣。更出其百一，倩人撰集目录，刊以己名，不暮年而振臂坛站（站当为站），以著述名矣。名既得，而书经著录品题，声价益隆，则委而悉售于人，转获重价，利又在其中矣。率天下之人，举图笈文献而入于市道，云扰波诡，莫烈于今日！然此皆不足论，但论版刻，自天水以来，迄今九百馀祀矣。北宋官刊，初皆郑重将事，善仇精写，

雕印工伤，蜀刻尤嫩妙动魄，渡江而后，已懈而少逊矣。南宋之胄监、漕司、公使库、郡县斋学、书院，下至家塾、祠堂、书棚，官私刊本，得失互见，要以闽刻为最多。闽之家塾，若建安余氏、黄氏、魏氏、刘氏，亦都佳善；以书肆所刻，最为粗滥，而麻沙镇尤劣。世历绵远，北宋槧本，既不易覩，南宋亦复难求，得一麻沙恶刊，即登甲录。元代坊刻益夥，更或劣逾麻沙。求宋槧不可得，则降而求元，并坊肆粗刻，亦争宝之。迨后元又难得，更降而搜至明初，凡出嘉靖以前，亦多成善本矣。继而明初槧本又希，复降而收至嘉靖及嘉靖以后，其校刊稍佳者，亦成善本矣。自孙伯渊、倪迂村以清刻著入簿录，近人相沿为据，又举清槧之佳者为善本。九百年来，递世相嬗，宋以五代写本为贵，易安播迁，独携南唐数篋，于当代刻本，则恒常视之。元以宋槧为贵，松雪斋藏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，或自冠小像，或别繫佳题，于当代刻本，亦恒常视之。明又以宋元为贵，清复以明为贵，近代更以清刻佳者为贵，理皆相因，宋之视五代，犹元之视宋，清之视明也。宋人不重宋槧，明人重之，明人不重明槧，清人重之，知无所谓善否，论早晚而已。早而流传较多，如明监脩补宋刊史籍，世或不贵，晚而流传特鲜，如连筠簃刻《说文义证》，未及百年，亦悬高价购致，以希有见珍而已。历年久则散佚多，散佚多则传世希，书以希贵，古而遂希，故又以古贵，非以其古，实以其希。然希见之本未必优，习见之本未必劣，而世之藏书家，竟以古刻寡覩之书为善，是其所谓善者，殆已异乎善之准的矣。世鲜其本，可谓孤本异本，不可尽谓善本，善本必如汉、隋、唐、宋，以写刻校勘定之，舍是而言早晚，宁非诬罔。昔余尝言，宋槧经文，皆出唐开成石经，即论校写，亦弗迨远甚，然以习见之故，石经百本之值，或不敌一宋槧，如谓宋槧别有注释，与石经白文不同，则今传宋刻白文八经，价且高于有注之本。不幸西安碑林，原石早毁，现存开成石经，只传一本，或

残篇断卷，如孟蜀石经故事，恐十数宋槧之值，亦不肯易矣。吾又尝言，汉熹平石经，毁于北朝，有清中叶，黄秋盦得残石墨本数叶，响拓摹雕，汉阳叶氏且悬万金购致。近洛阳太学残石，赓续发现，墨拓纷出，易得易求，人反澹然视之。更如唐人写经，明清以来，为世宝重，高、吴著录，叶、钱翻雕，才获半卷，便翹珍秘。自清末敦煌藏卷散出，流布南北，人亦澹然视之，同一石经写经，厚于前而薄于后，非有厚薄也，使宋元旧槧，今尚充盈市肆，将恐无人顾及。而近代刊本，如吴门繆氏、江都秦氏、海宁许氏、遵义黎氏，甚至时人贵池刘氏、武进陶氏，天水、金、元，有此佳刻，今世只存一部，亦将惊赏赞叹，奉为枕秘。故以宋槧论之，抚刻《礼记》，陈刻《唐求诗》，与张、杨两家覆本，亦伯仲間耳。元槧《松雪斋集》、《茅山志》，视鲍刻《销夏记》，林写《精华录》，皆未敢多让，而世人不作平等观也。论迹则贱近贵远，究实则重少轻多，此皆好事者所为，非真知灼见者。善乎洪北江之言曰，藏书有考订家，有校仇家，有收藏家，有赏鉴家，有掠贩家，今之好事者，则掠贩而已。上之则赏鉴而已，收藏而已，求所谓考订校仇者，殆百不得一也。公立图书馆，在五家之中，求诸己者，厯为收藏，求诸人者，则为考订校仇，不以收藏而供人鉴赏也。书之标为善本者，宋元明清版刻皆有之，不以时次远近权高低，恶刻劣钞、俗书稗记亦有之，不以著述写校别嫩恶，世鲜其本，取而别度一室，慎其管钥，严其条规，举以向人曰，此善本也。若书尚习见，可随地购取，亦不问校刻良否，荟而贮诸库藏，曰此通行本也。本馆之甄定版刻，部别甲乙，准则亦不外是，殆已駸駸乎蹈时流之失矣。邱琼山有言，经笈图书，皆古人精神心术所寄，今世赖以知古，后世赖以知今，吾人处千载之下，举凡古人所遗，都无巨细，悉为资粮，不肯其或有散佚也。通行之本，人尽可得，失于此者，可别求于彼；若写刻不多，流传未广，或独蓄孤本，他无存书，失之则搜

访碁难，毁之则书种或断，当出全力收集，以免放失，更出全力典守，以免损毁。损毁则震旦人文，凭以鉴往知来者，将蒙一书之失。固不问版本何若，即校刻弗精，缮写未善，有此一本，亦胜于无。其鉴裁取舍之旨，虽不同古昔，要与俗史殊酸咸。俗史用以炫世自炫，文陋而侔利，图书馆则为国家民族葆此书脉，使文献之一线，留名山之永藏，亦知所收所蓄，不能悉善，以欲别于常本，求一典正词称不可得，强以善本名之。故明清以来，各家簿录，但题为书目，或署宋版、元槧、秘本、钞本、校本，初未号为善本书目，书目之标善本，自近代图书馆始。本馆沿此词称，亦正有不得已者，在观者勿以斯编所载，悉为善本也。识其所以为善之旨，则知读是书矣。呜呼！阳九元二，何代葆有。建安剽攘之菑，惠怀荡覆之祸。江陵一火，锦裘飘烟，底柱千颿，縹緲沦水，赵宋以还，历元明至清，厄运所遭，不减往昔，如风转轮，迴环靡已。故凡一书之刻，墨版流传，当时无虑千百，曾不数叶，即渐随尘劫而去，距今逾远，则历劫愈多，残遗愈寡，落落天壤。此三万余册，殆从千厄百难之中，窜身而出，来宅于斯。歌且未终，哭将随继，鹑首赐秦，戎马生郊。哀吾文弱之徒，际悒扰之秋，巢燕幕之上，日抱残守阙，耗百心力，以与暴敌相响。坠雨飘风，仓皇万变，此戈戈者，能否长与读者相见，尚不可必，刊其目录，以饷胞与，庶以乔木故国之思，发同仇敌忾之愤，圉我疆宇，永妥书灵。闻鼓鼙而思方叔，抚陈编而念汉腊，爽鸠大庭氏之神明，实凭式之矣。二十六年九月琅邪王献唐。

附 记

山东为古齐鲁文献之邦，民风醇朴，学风蔚茂，珍籍文物，所在多有。山东省立图书馆创建于清季，是我国建馆较早的几个省级图书馆之一。初期几任馆长，来去匆匆，鲜有成就。迨自五卅惨案之后，始由王献唐先生担任馆长，由于他热心桑梓文化事

业建设，积极搜求，整理推宏，致使该馆收藏图书与文物日益丰富，如益都李氏大云山房、聊城杨氏海源阁、河南扶沟柳氏及潍县陈氏十钟山房、历城马氏玉函山房等数家图籍文物，均荟萃山东省图书馆，极为中外所注目，当时藏书十五万册，古物一万二千余件，价值浩巨，屹然为北方图书文物重镇之一。

王献唐（1896—1960）字凤笙，山东日照人，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及礼贤书院文科毕业生，从一九二九年起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。抗日战争初期，为了保护齐鲁图籍文物种子免遭战乱，毅然与家人阔别，离乡背井，亲率馆中同人屈万里、李义贵等，护送公物转移四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山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。其一生对山东图书文物的搜集整理，考古工作的发掘与研究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王献唐先生博学多识，长期致力于金石、小学的研究，且精于版本目录之学，治学态度严谨，勤于校仇撰述，其学术观点鲜明新颖，论证缜密周详，曾撰有《中国古代货币通考》、《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》、《山东古国考》、《炎黄氏族文化考》、《国史金石志稿》等四十多种论著，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与目录版本学家。

王献唐先生书《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叙》，落笔清新典雅，论证赅明，且词旨丰美得中和气，文笔浩浩长河东往。该文对山东馆史、书目编纂经过均有记述；对历代典章、简策制度、版刻源流、著名藏书家等，亦有精辟的论述；尤其是对善本的涵义、渊源、标准，所论最为卓见，识者自能辨之。因该文对我国目录学、版本学有一定参考价值，也是王献唐先生重要遗文之一，故予以过录校点，以飨读者。

《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编》（稿本），始编于一九三七年初，历半岁蕝事。全目计收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五部一千七百四十六种，三万五千三百九十九册。主编为鱼台屈万里（字翼鹏），前有文安邢蓝田及琅邪王献唐序。书中屈万里先生题记

云：“二十七年三月十日于四川万县西山中算讫，时暮雨潺潺，故国已不堪回首矣！”，时处“歌且未终，哭将随继，鹑首赐秦，戎马生郊”的战乱中，故未刊印出版。书目中所列的珍贵版本，现为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省博物馆收藏。一九七六年，屈万里先生在台湾曾撰《载书播迁记》一文，载入《山东文献》，详记这批珍贵图籍的运川经过，曾有“不知此图书文物，尚存天壤间否”的感叹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当年这批图书，解放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，一直到现在都保存得完好无损，并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发挥着作用。

骆 伟

一九八二年八月

“盖棺事定”质疑

词书例收“盖棺事定”条目。

旧版《辞海》释曰：“谓人死而事业定也。《晋书·刘毅传》：‘大丈夫盖棺事方定。’后言人死后而贤否定曰盖棺论定。”

《晋书》多家，惜已残佚，无可一一检证，今通行唐官修本《晋书》两刘毅传均无此文，新版《辞海》改释为：“韩愈《同冠峡》诗：‘行矣且无然，盖棺事乃了。’后谓人死以后是非功过才能断定为‘盖棺事定’。亦作‘盖棺论定’。”

案：仅取语词之近似以为出处，则在先已有杜甫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“盖棺事则已，此志常飘逸”，更先则见《韩诗外传》卷八：“孔子曰：学而不已，阖棺乃止。”何必独取韩愈此诗？唯“了”、“已”、“止”为一义，“定”字不类，难以互释。盖“事了”、“事已”指人之主观努力，即所谓“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”；“事定”则为事业完成，非人死可必，历史上正多赍志以没，所谓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英杰。至于是非功过，可以谓之“论定”，难以谓之“事定”。《晋书》卷六十七《温峤传》：“古人阖棺而定谥”。窃疑习俗成语“盖棺事定”，“事”字为“谥”字之音同致讹，牵混“事了”、“事已”，因误传误，非特失典，亦且欠亨。同样渊源于古代帝王大臣死后议谥易名之典，“盖棺论定”措语便较圆融通脱，扩大开来，把不必有资格得“谥”的名人也包括进去了。

·夏 闲·